

全華叢書



金華叢書



昔潛溪宋先生於浦陽一縣之人物既嘗爲之記矣
又取其人之所述作緯俗經邦可傳於後世者類而
集之以爲文藝錄焉使夫一言一行之善皆得以垂
于不朽其所以表先哲而厲後人者至矣浦陽文獻
之足徵蓋潛溪之力也東陽爲吾婺望縣古稱多佳
山秀水其清淑所鍾瑰奇忠信材德之民森然疊出
而述作之富視浦陽爲尤盛顧未有能裒集而登載
之者遂至磨滅散逸存什一於千百其不重可嘆耶
邑之士人杜儲公運者故陝西憲副某之季子也讀

書好古以東陽爲浙水東文獻之邦而無所取徵豈非邑之缺典乎況先輩之遺風餘烈與作者之殘膏賸馥皆足以佑啓後人惡可使之泯沒而無聞耶乃發其家傳訪諸士友得唐宋以來諸君子遺文逸事必手錄之雖片言半簡之僅存者亦所不廢凡其邑之所產孝者忠者節義者勲業者文學者悉著其行能與出處大略列諸卷首然後錄其所作若樂府若詩賦若序記書疏之屬各以類分而他邑之人其文有爲東陽而作者亦附見一二總若干卷合而名之

曰東陽文獻錄蓋亦祖述潛溪二書而爲之者也錄
旣成公運又將鉞梓以廣其傳而屬序諸首簡予聞
易之大畜曰君子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而孟子
言尙友古人者亦必誦其詩讀其書而論其世也今
吾子蒐羅廢墜抉剔幽隱以成是錄使東陽數百年
文獻之懿萃於目前其用心勤矣雖其閒采摭之未
備選取之未精然古人嘉言善行亦往往而在也多
識以畜其德論世以尙其友子之學知所務矣所就
其可量耶又況是書之傳使後之君子亦於是乎畜

其德尙其友焉則所以起其高山景行之思者爲何如耶吾知異時東陽文獻又不但如今之所錄而已孰謂其無補於世教也哉故爲序之

鄉賢祠志後序

古人祭有道有德者於瞽宗又謂鄉先生沒而祭于社則鄉賢之有祀尙矣金華在故宋時嘗祀梅節愍宗忠簡潘黥成三賢於學宮祀東萊呂成公於麗澤書院至元則又有四賢書院以祀何王金許四先生後遭兵燹羣祠皆廢我朝成化初浙東僉憲辛公訪

謂東萊既從祀孔庭而四賢講明道學以續考亭之緒其功尤大乃奏立正學之祠然宗潘諸公猶未及焉弘治丙辰浙藩參議湖南吳公旬宣所至庶政時敘乃攷先志修古典謂茲文獻大郡名公鉅儒彬彬輩出立德立功立言者後先相望殆不可縷指而有道有德鄉先生之祀僅若是焉非缺典乎宜有以舉其廢者于時巡按侍御東廣吳公觀風察政洗冤澤物適臨茲郡聞公之議亦謂其有補世教弗可緩也爰命有司綜理其事而同守薛侯敬之剛敏有爲志

崇先哲承命唯謹以學宮地隘弗稱妥靈而卜地于
郡城南隅經斯營斯不日就緒公又以爲郡故多賢
弗可限之以三而著錄於志傳者累數百人亦弗能
通祀也乃推擇其名德最盛者數十人而尸祝焉其
已祀者則仍其舊間又雜取東萊四賢及祠中諸公
之遺事遺文類而集之以爲祠志欲人之誦其詩讀
其書而論其世也其幸教吾黨之士者何其至耶旣
乃命某識其末簡嗚呼疇昔吾婺稱小鄒魯他郡莫
敢望而擬焉夫何前修旣沒徽音莫嗣衰微不振者

于茲百年山川如故風氣不殊何古今人不相及耶
亦其世降俗流未有以感發興起之耳古之化俗導
民者非必其條教之詳法令之嚴也蓋有陰感默誘
神而化之使自趨之之道焉昔廬陵有四節一忠之
祠文丞相履善少嘗遊之而欣慕曰死不俎豆其間
非夫也厥後文公果以精忠大節著于天下視前人
益有光焉非祠之所感而然乎此侍御與公所以汲
汲於是也後之人進而瞻於祠像退而攷諸祠志遐
想其人于數百載之上必將有奮然於中不能自己

而思所以俎豆其間若文公之爲者矣孰謂諸公是舉無關於風化也哉雖然祥有開而必先運無往而不復造化人事盛衰之理往往相仍而行百年曠典一朝而舉殆不偶然得非吾婺將復宋時之盛而天啓之乎邦人君子尙知勉哉尙亦無負於天無負諸公之望哉

蘭谿縣志序

周官大司徒職方氏皆掌天下土地之圖而又有外史掌四方之志此後世郡邑之圖志所由始也吾郡

在宋洪遵有東陽志元贍思又有續志皆統紀一郡之事而於諸邑未暇致詳故他邑亦皆各自爲志獨蘭谿自唐咸亨始爲縣歷宋元迄今八九百年未聞有爲之志者其疆域山川民物貢賦人材風俗與政事之損益吏治之得失漫無登載缺典甚矣邑先正禮部吳公嘗著敬鄉錄略識前代碩儒才士名卿賢相之本末而附以詩文又取詞廟碑誌及鄉飲進士題名等記以存是邦之故實庶幾可補邑乘之闕而書又亡逸不存可勝嘆哉乃弘治癸丑崑山王侯用

檢來爲邑宰蒞政之暇欲考圖經求故典而不可得
謂是邦爲浙東要會之區素稱望縣而文獻不足若
是豈非爲政者之責乎乃命庠士之秀者分詣各鄉
訪遺老詢故事凡寺觀祠廟之壁題石刻故家名族
之志傳譜集悉皆采摭以來而屬前進士靖江令鄭
君威甫爲之詮次予亦與焉鄭君暨予辭不獲命乃
據洪贍二志爲準益以故所傳聞新所未錄參諸史
傳及先輩文集中有及於縣事者咸以類附其目五
十有六釐爲五卷草稿粗具未及刪定而王侯有召

命入爲臺察其事遂寢厥後西蜀許侯鵬舉欲踵成之而又不果正德戊辰丹徒許侯補之始至適值艱歲撫綏靡暇越再朞而政成愛立百廢具舉爰謂昔人所爲有益於後人者弗可以莫之繼也乃取前稿躬自校閱重加審訂而損益之以成一邑之典仍繪圖以冠其首且將鋟梓以廣其傳以予於是昔嘗與有力焉俾述顛末識歲月于其首予惟是編之成豈徒存故典表先哲以昭示無窮而已哉將使後之觀民設教者於是而求其故以盡更化善治之道論世

尚友者於是而稽諸古以爲多識畜德之資亦未必
無小補焉然非王侯創之於始則後將何述非許侯
成之於終則先將何傳二侯之功殆未可以優劣也
第區區輩學殖荒落聞見寡陋且生數百載之下而
欲攷求紀述於數百載之上文獻旣亡無從取徵而
一邑之閒又未能如太史公之周遊歷訪未免襲誤
踵訛舉一廢百爲可愧耳若乃窮搜博考續而書之
以補其闕失者端有望於後之君子

鄉試錄序

戊午七月林僉憲求代考官作

吾儒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道爲往聖繼絕學爲萬
世開太平其功用之大何如哉隆古帝王莫不用儒
爲治若虞之論九德舉黎獻周之敎三物賓賢能所
用者皆儒也故當其時野無遺賢王多吉士庶政惟
和萬邦咸寧治隆俗美卓乎不可及焉三代而下儒
者弗用用者非儒漢策賢良而相曲學棄醇儒唐舉
科進士而重詩賦輕明經宋以經義八行取士而元
祐乾淳學術乃見擯廢無惑乎治之不古若也惟我
聖祖憲天立極尊右儒術誕興文治建學育材如古

膠庠命鄉論秀如古賓興以吾儒之道具于易書詩
禮春秋之經孔曾思孟之書而濂洛考亭諸儒發明
獨得其宗故學校以之爲教科舉以之取上而不雜
以他術用儒爲治未有若是其純者也列聖承之久
於其道而天下化成故得人之盛度越前代太平之
治悠久無疆非用儒之効乎皇上繼統守成于茲一
紀旁求儒雅以共天職亦旣三設科矣弘治戊午仍
屬大比賓興之秋巡按浙江監察御史張某謂進賢
如不得已可弗愼乎乃與某等同寅協恭以祛宿弊

而杜僥倖抑奔競議行場屋貫條視昔加嚴務欲選
舉得人副聖天子側席真儒之意既各公舉所知走
書幣往徵某某以典文衡某亦齒焉其就試者悉由
諸道憲臣躬詣各屬詢行考文推擇以來猶懼其濫
又會合諸司覆考而沙汰之可謂嚴矣汰去之餘猶
二千幾百有奇吳越之士何其盛耶迨入院則某與
某任提調某與某任監試考校文字則某等分任之
諸外內職事皆慎選其屬以充而御史某總其成焉
眾皆精白一心誓以將事其圍棘三試與取士之數